

顶级命题专家**直击**高考作文命题核心

曹文轩 孔庆东 梁衡 钱理群 何西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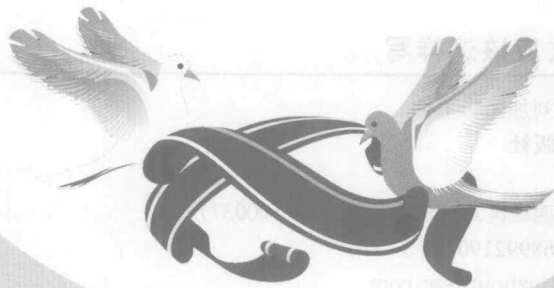
命题专家： 作文应该这样写



杨春 刘加民◎主编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命题专家： 作文应该这样写



杨春 刘加民◎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命题专家：作文应该这样写 / 杨春, 刘加民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80195-952-2/G · 395

I. 命… II. ①杨… ②刘… III. 作文课—中学—教学参考资料
IV. G634.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7916 号

命题专家：作文应该这样写

作 者	杨春 刘加民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8
字 数	458 千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95-952-2/G · 395
定 价	43.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言

中高考作文的图书汗牛充栋，我们的角度与众不同。我们从“命题专家”、“阅卷组长”双管齐下，变传统的“一根筋”为“两头堵”，命题专家告诉我们备考的大方向，阅卷组长提示我们高分秘籍。

首先，写好作文是升学考试的需要。有一个公式：作文=1/2语文。各级语文考试中作文分数是语文卷面分中最高的。小学阶段作文占30%左右，中学占40%左右，高中占到一半。以中高考为指挥棒的科目界定中，语文中高考的作文分值的比例越来越大。凭一篇作文上大学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例：2003年中考，北京、济南、武汉、福州、上海等地，语文120分，作文占60分；大连地区120分，作文占70分。随着新课标的推行，作文越来越受到重视。作文尖子生升入高年级，学习成绩大多优秀，约占三分之二。《教育文摘》上讲，90%初高中的尖子生们，都有较强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2004年高考自主招生政策出台，28所重点高校招收作文尖子生。例：北大、清华、复旦、南开、中山等大学分数线为作文尖子生降低20~30分，北大降了30分。甚至有专家预测：未来中高考中，语文将只考读写。现在，好多孩子都在学习各种才艺，其实大多数家长之所以花力气培养孩子的各种特长，就是为了在考大学时多一个筹码，随着高考自主招生政策的出台，家长和学生有没有想过，有写作特长也可以顺利进入理想大学。

学好作文，有过硬的文笔，也是初高中学生未来就业的基础及途径。从专业角度来讲，有过硬的文笔，可以成就自己的事业。比如专业写作、自由撰稿人、制片人等。从广泛意义上讲，有过硬的文笔，就业渠道更宽泛。如律师业、广告业、策

划业，甚至是我们的作文指导培训……从方便生活角度来讲，有良好的文字功底，无论在什么单位，从事任何职业，都会受到重视。

正是因为作文如此重要，所以目前市面上作文辅导类书籍并不少见，还有很多杂志也在分割这个市场，但不管是作文辅导类书籍还是杂志，作者的范围总是跳不出中学老师的圈子，辅导的套路也不外乎怎么开头怎么结尾这些具体的作文技巧。

本书最大的突破是从源头上寻找“真经”！

本书的作者涵盖了北大中文系教授、文学研究专家、作家、教育家以及中学教材编者、高考作文研究者。这些人不管是文学素养还是教育水平都很高，他们甚至就是中高考作文走势的掌控者，他们面南而坐，影响全局。这些人对于高考作文的动向和信息都颇具发言权，预测得也比较准确。他们的建议对于提高中学生在中考、高考等考试中的作文成绩，无疑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本书在内容上也有重大突破！本书不是把重点放在提高中学生的写作技巧上，也不教所谓的不同题材作文的应试方法。本书贯穿全书的理念是不要把写作文当作考试，而是像作家写作一样，自由地发挥自己想象，不受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本书的内容是资深阅卷组长们专门针对高考作文写成的，由于这些名家在长期的阅卷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道高考作文判分细节，所以他们提出的技巧和方法以及应该回避的作文写作细节，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具实战性。中学生在写考试作文的时候可以拿过来就用，在平时的训练中也可以针对其中的某一两项技巧和方法做专门的练习。

编者

目 录

CONTENTS

曹文轩：写作文其实并不难 / 8

- 我与故事一起出生 / 9
- 有意思与有意义 / 15
- 这个世界只属于那些细心的人 / 17
- 走出一种写作模式 / 22
- 好知识与坏知识 / 24
- 无中生有 / 31

★我推荐的好文章★ / 37

孔庆东：作文的内功 / 102

- 先修内功，再练外功 / 104
- 好的文章都是有生命的 / 105
- 作文糟糕的孩子缺乏的不是技巧而是爱 / 107
- 修炼你的作文内功 / 124

★我推荐的好文章★ 131

梁 衡：写文章的秘诀 / 182

- 人为什么要看文章 / 183
- 什么是文章 / 186
- 人为什么要写文章 / 187

目 录

CONTENTS

■怎样才算是好文章/189

■写文章的诀窍/191

■文章五诀/194

■好的文章妙在意向/199

■拟标题的功夫/201

★我推荐的好文章★/205

钱理群：鲁迅与中学作文写作/268

■鲁迅是谁？/269

■作为人之子和人之父的鲁迅/285

★我推荐的好文章★/301

何西来：古诗文与作文/368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371

■文如其人/375

★我推荐的好文章★/389



曹文轩

专家简介

曹文轩，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文学作品集有《忧郁的田园》、《红葫芦》、《蔷薇谷》、《追随永恒》、《三角地》等。长篇小说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等。作品获宋庆龄文学奖金奖、冰心文学大奖、国家图书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金蝴蝶”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等奖项。

曹文轩是中国当代文坛“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与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小说风格一脉相承。他的作品以优美、感人著称，无论是描写世间风物，还是刻画人物心灵，都因细腻、清新而让读者怦然心动。

曹文轩对中学生的作文写作有其独特的见解，他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发起人之一，在历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中一直担任评委。新课程标准推广过程中，给中小学教师做讲座二百多场次，属于真正了解新课标、了解中高考作文命题“精髓”的专家。

· 写作文其实并不难 ·

◆ 我的观点

我与故事一起出生

有意思与有意义

这个世界只属于那些细心的人

走出一种写作模式

好知识与坏知识

无中生有

我与故事一起出生

一提到作文写不好，从老师到学生，首先怀疑一点：是不是因为没有生活？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去分析原因。

现在，我们要打消这种疑虑，要对学生说：

不要总怀疑自己没有生活。你怎么能说你没有生活呢？你既然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且又是一个天性不肯安分的少年，你一定会有生活——难道你就没有发现你就在生活之中吗？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作家必须离开自己当时所在的位置，到工厂、农村、部队去深入生活；如果没有去，就肯定断了生活之源泉，就再也不可能写东西了。这种理论搞得人心惶惶，都怀疑自己是否还有生活，是否还可以进行文学创作。那时的作家都很老实，听信了这种理论。我们总还记得他们当时的形象：身穿一件灰色的或者蓝色的中山装，手提一只缠了一条毛巾的长方形塑料小包，在上衣口袋里插一把牙刷，纷纷地、真诚地与工农“结合”去了。他们一年又一年地呆在所谓的“生活的海洋”之中。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之后，他们写出什么来了？他们什么像样的东西也没有写出来。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他们那时的文字，除了让人感到遗憾还是让人感到遗憾。这段时期的文学史显得十分苍白。到了“文革”十年，几乎所有作家再也不能写自己的生活了，写出来的作品，滑稽可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中国的当代文学，竟有十年荒漠。

这种愚蠢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把一个无比广阔的生活领域，缩小到工人、农民、军人的生活——只有工人、农民、军人的生活才叫生活。它把作家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撵了出去，而到陌生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素材。

这是一种极“左”的“源泉观”所导致的一种论调。

强调“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也许不为错（就这一观点，也不是说就绝对没有再可商榷的地方），但将生活分为三六九等——一部分生活算作生活，而另一部分生活就算不得生活，却是极不妥的。把工农兵以外的生活贬为无价值的生活，甚至干脆就不承认这种生活，自然毫无道理。它将生活等级化

了。这样的“生活价值论”，是不公平的，是与民主平等的思想相悖的。最糟糕的是，它将丰富无边的生活人为地割裂与缩小了，从而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广阔无垠的世界。我曾在讲台上问学生：此时此刻，我在讲台上讲课，算不算得生活？下了课，我要到菜市场买菜，而在买菜时丢了钱包，而丢了钱包我就无法买菜，只好气恼地回家，算不算得生活？其价值大概不比那些“深入生活”之后写出来的所谓作品的价值小吧？

诸位知道，曾有一段时间，北京大学的中文系，新生入学时，首先要给他们当头泼一盆冷水：北大不培养作家。这也是这一偏激的生活源泉观所导致的。

我们对历史的遗忘，其速度、其丝毫不顾事实的样子，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仅仅十几年，我们就忘记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那些占一席位置的作家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当年都在大学任教或经常到大学任教：鲁迅、沈从文、徐志摩、闻一多、朱自清、废名、吴组缃、林庚，等等。鲁迅先生确实在学术与创作的双重工作中困惑过，但他本人恰恰是两者结合得美妙绝伦的实例与典范。他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至今仍是经典的学术文献。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导致了一些有悖于事实的结论与想法。

那个愚蠢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但“有没有生活”的疑虑，还存在于我们这些做老师、做父母亲的大人们的头脑中，并且不时地冒出这个古怪的念头来，还朝那些孩子投去怀疑的目光。当一个孩子的作文被我们打了一个三分之后，我们不会想到自己给的这个分数是否得当，而首先想到的一点是：“这个孩子没有生活。”

怎么能没有生活呢？处处有生活。生活无处不在。

你对孩子说了这样一番道理之后，他还是会说：不，我确实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

他说的可能确实是实话。既然我们肯定地告诉他有自己的生活，可是他为什么还是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呢？

我要说：是孩子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而并不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好写的。造成这种怪事的原因之一是：孩子不知道应该写什么。换句话说：他老想写一些不该写的东西。

如此状况，其责任也许不在孩子自己，还是在我们这些当老师与当家长的身上。

在写作文这件事上，中国的少年缺乏足够的自我意识与自主权利，他们预先（通过社会、学校与家庭）被灌输了种种不利于发现自己生活的思想。一套机械的、僵硬的、幼稚的、教条的、程式化的、抹杀个性的写作文的纲领和方式，迫使他们将自己的身体扭转过身去背对自己那份熟悉的生活，而睁大了眼睛，根据几条空洞的思想去寻觅一些所谓崇高的、伟大的、光辉的人和事。我曾经看到过一所小学为六年级学生考初中而预测的作文题。题的数目多达五十个，但能让孩子走向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人与事的，也不过三四个，大量的题目都是迫孩子走出自己而走向陌生的一片空地。这些题目限制性极强。比如“我爱我的学校”这一题目，假如有一个孩子就不爱他当时所上的那所学校呢（谁也没有权力要求他必须爱）？让他硬做这个题目并且还要把这份爱写得十分深切，要爱得死去活来，岂不是难死他了？他自然会问：我确实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

我的一位教小学语文的朋友说，某市某区小学五年级作文统考，作文题竟然叫《记我身边的一位共产党员》（命题人完全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思路）。结果许多孩子面对这道题目光翻白眼。因为他们的身边并没有共产党员。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但未必很熟悉具体的共产党员。阅卷时，老师们不时被其中一篇篇“妙笔生花”的文字逗得死去活来。一个孩子写道：“我也搞不清楚我妈妈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觉得她像一个共产党员。”另一个孩子写道：“杨大爷退休之后，每天到路口去维持交通秩序。在他的胸前，戴了一块牌子，那上面写着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共产党员。”这位朋友告诉我，他的儿子也参加了作文考试，几乎拿了满分，但全是瞎编的。他儿子写道：“我的二姑夫在乡下，是一个新党员，他的工作是看水闸。”然后，他的儿子就大写特写这位二姑夫在抗洪救灾中如何如何地忘我工作。而实际上，这位二姑夫既非党员，又非看水闸的，而是县城教育局的干部。现在，一家人碰到一起，见了那位二姑夫，就开玩笑：“共产党员来了”、“看水闸的来了”……所谓的“深度”、“高度”一直在困扰着我们的语文老师，也困扰着我们的孩子。

写作文自然要讲“立意”，但究竟要立什么意呢？难道就是那些虚幻的和任意拔高的思想和观点吗？孩子一入了这个道（他不知不觉地就会入了这个道），就很快陷入了空白状态，觉得自己简直是个草包，是个废物：脑子里竟

然没有一个人，一个故事，像只空罐儿。于是，就使劲挤呀挤呀，挤了半天，也没有把一页纸写满。要么，他就把早先在脑子里储存好了的落俗套的、毫无生气和趣味的东西写下来。而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所教导的，是我们所给予的，甚至是我们强加的。我们将这些观念传达给他们，还把许多在我们看来能够圆满地完成这些思想的所谓的范文印发给他们。他在《师生情》一篇作文里写道：“下大雨了，我想到批改作业的老师还没有回家，就给他送雨伞（小学语文课文中的“看图作文”就有这样一个图景）。”他在《我应该这样做》之类的题目下，总是捡钱包，上回捡了一个中国人的，这回捡了一个外国人的。他总是送一个迷路的小孩回家，总是搀扶一个老大爷过马路，天下的好事简直全被他一个人独揽了。

说起来，他们似乎有点不幸。小小年纪，就思维定向，被几条观念所牵引和束缚，把偌大一个就在他身边流动不息的世界丢失了，而限制在一条狭窄的、荒凉的思维轨道上。

还是让我来说一些历史的教训——

我们要说的还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些作家。他们在思想上失去了自由。他们被一些带有行政性的政治概念框住了大脑和心灵。他们迷失了。他们如同得了遗忘症，从前那些复杂的人生经验，精彩绝伦的生活故事淹没了，只剩下一些干巴巴的观念——他们不得不根据这些观念去进行所谓的文学创作。这简直太困难了。他们甚至被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共同奋斗，然而一个由许多人参加的创作组废寝忘食许多日子，也不能取得成功。回头再读那些“艺术品”，不禁使人感到悲哀。

我曾看到一幅所谓的画。它是根据某一个教条被创造出来的。创作它的竟然还是些受过美术学院高等教育的美术家。那幅画毫无艺术价值可言，想象力平庸到使人落泪的程度。几年前，我在朋友家又看到了一幅画。那是朋友的七岁的小女儿的信手涂鸦。那天真纯洁的思想，那无拘无束的浪漫的想象，那近乎于现代派的平涂的鲜艳色块，令人惊叹不已！这幅画能让那些画家们害臊得无地自容。

回首看，不寒而栗。

还好，现在小孩的情况比起那些作家们那时的情况有了天壤之别。然而，今天的孩子似乎还是未能达到能使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的境地。他们四周的环境还不算特别好。中小学不很理想也不很完善的语

文教育和作文指导，对写文章很不在行。拼命“深刻”的父母的指手画脚，以及处处都能听到的说教，都在妨碍着孩子们去发现真正的生活。

我曾在一个小作家的学习班上，对那些孩子说：你想写好作文甚至想当作家，是吗？那么，你得万分的小心，你得牢牢记住那些作家的教训。他们老了，也就算了。但你们才十几岁，对吧？十几岁，好光景！你要警觉，要保存住自己高贵的天性、新鲜的感觉、潇洒活泼的思想。

我是经过了这样的过程的。现在我有一定的力量了，我可以坚持我的写作观念了。

读过我的《红瓦》、《草房子》、《根鸟》等作品的人，或写信，或通过其他方式对我说，他们都觉得我的作品写得很美，还有一种“浪漫气质”。有评论称我的作品代表了“新古典主义”的复兴。但也有人怀疑：美会不会妨碍思想的深刻？

对美，我确实很在意。我的看法已多次重复了：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如果连美都显苍白，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才有力量？是金钱？是海洛因？一个人如果堕落了，连美也不能挽救他，那么也只有让他劳动改造，让他替牛耕地，让他做苦役去了。

再深刻的思想都会成为常识，甚至会衰老会死亡，只有美是永具魅力的。甚至可以说，这个世界最强大的，最具震撼力与杀伤力的并不是思想，而是美。

中国的文学现在却大面积地转向审丑，中国居然形成一个不可思议的语境，谁谈美、谈美感，谁就是矫情——即便人家不说你，你自己都会觉得矫情。只有西方人才有资格谈美、谈审美，也才自然。中国的作家只配写丑。其实也不是写丑，而是写脏。“丑”与“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我们说一个人很丑，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很脏——恰恰相反，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很干净的人。你写美，你不光矫情，你还虚伪。我们将“虚伪”与必要的“假”又混为一谈了。“虚伪”与“假”其实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这一点康德讲得很清楚。假是必要的。你不能为了表示你的“真实”、不虚伪，就袒胸露背只穿一件三角裤头去参加国家之间的条约签订吧？一谈美，人家就说你附庸风雅。我要说，附庸风雅不比你那个附庸恶俗好吗？一个风雅之人，一个风雅民族，都是从附庸风雅开始的，附庸就是模仿，就是亲近，没有附庸之心，则永远与风雅无缘。请文学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地大小便。文学应当讲一

点卫生，讲一点修养。我几年前就曾打过一个比方，说生活中有两样东西，一为“尿盆子”，一为“花瓶”。有人愿意写尿盆子，有人愿意写花瓶，这是自由，两者谁也不能说谁比谁更高明，谁比谁更低俗。问题在于有那么多们的文学作品都刻意地往恶俗方向去，整天捧着尿盆子端详。

当然，美不是万能的。希特勒不是不知欣赏美，但这并没有使他放下屠刀，一种卑贱的欲望使他那一点可怜的美感不堪一击。

我不会去刻意地去制造美感的，顺其自然。对美应当有更加广阔与深入的理解。我会在以后的写作中加强思想的渗透，让它与美感成为和谐的搭档。

写作是需要信念的，没有信念，光听别人说，是不可能写出好文章的。

这里，我要讲一本书，一本小说，书名叫《炼金术士》。作者是巴西人，叫保罗·戈埃罗，这部书全球发行700万册。我在巴西利亚大学文学院做演讲时，讲到了这部作品，但我将作者的名字忘了。但当我将作品的故事讲出来后，他们笑了，因为他们都读过这本书，而且保罗·戈埃罗本人就在巴西利亚大学文学院。作品写道：一个西班牙的牧羊少年在西班牙草原上一座教堂的桑树下连续做了两个相同的梦，说他从西班牙的草原出发，穿过沙漠、森林，越过大海，九死一生，最后来到了非洲的金字塔下，在那里埋藏着许多财宝。他决定去寻梦。他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父亲。父亲给了他几个金币：去吧。他从西班牙草原出发了，穿过沙漠、森林，越过大海，九死一生，最后来到了非洲的金字塔下。他在金字塔下开始挖财宝——挖了一个很大的坑，也未见到财宝。这时来了两个坏蛋问他在干什么，他拒绝回答，于是就遭到了这两个坏蛋一顿暴揍。可怜的孩子实在忍受不了疼，便哭着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了这两个坏蛋。他们听罢哈哈大笑，丢下了这个孩子，走了。其中一个走了几十米之后，回过头来对牧羊少年大声说：“你听着，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孩子。几年前，就在这座金字塔下，我也连续做过两个相同的梦，说，从金字塔下出发，越过大海，穿过森林、沙漠，来到了西班牙的草原上，在一座教堂的桑树下，我发现了一堆财宝，但我还不至于愚蠢到会相信这两个梦。”说完，扬长而去。孩子听完，扑通跪倒在金字塔下，仰望苍天，泪流满面：“天意啊！”当即，他重返家乡——西班牙草原，在教堂的桑树下，他发现了财宝。

这个故事具有寓言性质。它告诉我们财富不在远方，财富就在我们脚下。所以，你要坚持用你的眼睛观察你的生活，用你的感觉体验你的生活，用你的思想审视你的生活，这些就是你现在写作文、以后当作家最宝贵的财富。

有意思与有意义

也许孩子瞧不上自己的生活，说：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意义。这个念头同样是我们所给予的。我们发现，孩子的一些思想其实并不是来自于他们自己，而是来自于我们这些大人。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谈这所谓的“意义”。

事情有无意义，并不在于事情的大小。可能还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有些大事情恰恰无太大意义，而有些小事情却含了很大的意义；无意义中有意义，有意义中无意义。

一个孩子顶着狂风暴雨给老师送雨伞（这雨伞当然是要送的），不就含了一个“师生情”的意义吗？然后，他坐下来再写一篇关于秋日落叶的作文。你可能觉得后者与前者在分量上不可相提并论。不对，你就没有发现后者含着“生命与死亡”、“生命是一个过程”、“死亡也是一种美”等很有哲学意味的命题吗？何以见得那片落叶就比那把雨伞（情节陈旧还有点矫揉造作）分量轻呢？

写作文的孩子以及我们这些写作文的人，被那些关于“意义”的说法弄昏了头脑。在我们一些人的记忆里只存了“爱国”、“团结”、“大公无私”、“忠诚”等一系列抽象的、骨头一样的概念。我们以为，只有这些才有意义，而其他的一切皆是不值得关注的。

我们简直不可救药了。

还是让孩子老老实实在地不分巨细地写写切身感受吧。写写春天天空下飘飞的柳花，写写夏季蝉鸣闹得不能入睡，写写秋日黄昏时的芦花如银狐的尾巴举在落日的背影之上，写写冬来时大地一片萧索的景象。

我们应当这样来启发孩子：

在你童年、少年的时光里，不还有许多有趣的事吗？例如：你的同桌小便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当他举手要上厕所时，小便已经奔流而下。例如：你的班主任老师改作业时爱吃花生米，一回，把一颗粉笔头扔进了嘴里……你闭起眼睛想一想，你会发现你虽然活了才十几年，但有趣之事已是一大长串了。

这些事都能写，太能写了。

我现在来和诸位区别两个概念：“有意思”与“有意义”。

写东西不一定非要瞄着“有意义”，也可瞄着“有意思”。一个人的少年时代，本来就是一个“有意思”的时代。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意义”的事情才可能渐渐多起来。“多”也不能“多”到把“有意思”的事完全排斥掉。如果一个人真的把“有意思”的事完全排斥掉了，那这个人的一生就惨了。他活得太严肃，太死板，太缺乏活气，太没有色彩，也就太累，人生的质量也就不高。人要保持住一些童真，要不时地做一些“有意思”的事，不断发现“有意思”的事，不能轻看那些“有意思”的事。

依我之见，青少年写作文，就应该多写“有意思”的事。何必那么深刻？何必那么深沉？故作高深，一本正经，老气横秋，少了童年的童趣和稚气，倒没有什么可爱之处。

如果写这些东西我们心里感到不踏实，我这里还有一个理支撑着：“有意思”的事都是“有意义”的。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是有意义的（自然不包括那些根据一个僵直的概念硬造出的事情）。

不要总惦记着“有意义”。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看法：少年写作文，实际是对自己摹物状态的基本功的锻炼，可先不考虑“有意义”。这有点像学美术的，第一步先要学素描。

我深知，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背景之下，在这样一个还没有得到彻底改善的教育体制之下，改变我们中小学语文老师的写作观念，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

我的孩子曾写了一篇关于公鸽子与母鸽子恋爱的故事。他极细致极生动地描绘了它们相好的过程。公鸽子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勾引母鸽子的，母鸽子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在公鸽子的哀求一般的呼唤声中走进窝里的。我觉得这是一篇很不错的少年习作，非常有趣。但他的语文老师却将它否决了，给了一个很低的分数，甚至在文后写道：你写这些究竟有什么意思呢？孩子很灰心。我说没关系，爸爸给你一个高分就是了。